



诗歌

如果我想你了

■路 雨

如果我想你了
我会把目光
望向你的城市你的村落
你亮着灯光的窗口
想此刻的你
都在做些什么

如果我想你了
我会傻傻地想
直到地里的红薯叶
泛出蓝汪汪的光泽
你是不是也在想我
我已经想你很久很久了

如果我想你了
就会在梦的路口等你
牵住你的手
诉说比星星还多的心事
撩开夜色
在开满油菜花的田野
追逐嬉戏
浪漫成一双蝴蝶

如果我想你了
会在你停留过的地方
深吸一口
将弥漫了思念的味道
伴着空气和你一同
吸进离心脏最近的地方

一半沧桑

■王鹏军

隔着着不可遥望的距离
我并没有被抛弃在遗忘的角落
欢喜着那些难忘的美好
留守着未曾耕耘的田地
点点清光
是你回眸时的那滴晶莹
也是我无从新望的追忆
我曾在一路风尘时遇见你
四月的神话不胜寒风
如此萧瑟地划过肩头
终于在你默默低头的瞬间终结了
我愿在思念的黄沙里弥天飞扬
一纸飞鹤也会倏然泪流
那种风情再也无法触及
就像隔岸的花朵
依然拨弄着你心底的琴音
却始终是在他方的旋律
我曾无数次遥想你回眸时的温柔
多么绵长的情谊
如酝酿百年的甜美之酒
杯杯盏盏却盛着相思
湿了彼岸的花朵
醉了无边撩人的月色
不会再有聚散离合
不会再有澎湃心潮
驻留过你我的那些夜晚
在铺展开的画卷中一一隐去
话一声别
折一枝柳
如果还有漫步时撑着古老冗长的雨巷
请记住我漫天星光时脸上一半的沧桑



小说

日头约摸一树高的时候，二妮喊上弟弟，铁蛋！铁蛋！走，上车站接咱爸咱妈去！

大前天爸打来电话说，近几天老板给结了账准备回家，该种麦了。姐弟俩按捺不住了，昨天就去火车站了，但左等右等没见爸妈的影子。

姐弟俩就走在通往镇火车站的大路上，二妮一路走，一路心事。见了爸妈先说啥再说啥，她想了又想……

最近她总觉得自己跟以前不大一样了，像是出了什么毛病。一天夜里醒来，觉得自己尿了床，拉开灯一看，可吓坏了，这是啥病？她蒙着头嘤嘤地哭。她不敢给别的女孩说，也没给奶奶说。奶奶聋着呢！

铁蛋这家伙净和同学打架，有一次人家小孩竟把铁蛋打得鼻

子冒血！管不住了！

半年来庄里老遭贼，拐腿子大娘家前几天又遭了贼！还有……

嗨，给爸妈不能先讲这些，得先说说爷的事，对，先说说爷的事。

爸妈是不知道爷摔着的。是大人们不让爸妈知道这件事的。那是半月前的一天上午，爷在东南地捆已晒干了的玉米秸，半晌，天阴了下来，雷，一声高一声低。捆完玉米秸再回家，要不还得跑一趟，爷想。

爷急匆匆回到村东头的时候，雨已经下大了。脚下很滑，爷就这样摔倒了……

爷七十二了。人说上了年纪的人骨头很糠很脆，爷躺在了县医院的病床上。大大爷，二大爷，大姑，二姑都去了，二妮没去。大人不让去。十一二岁的小



海滩

赵平 摄



散文

远近都是她

■杜放光

曾听过不少关于草原的民歌，时常沉醉于“天到这方蓝，云到这方白，站在山顶就想把星星摘下来”的欢畅快意，每每枕着悠扬的旋律入梦，总会有碧草蓝天的曼妙意境呈现在眼前；曾吟诵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无数次细品一代天骄信马由缰的淡然，想象弯弓射大雕的粗犷，一种意欲纵马草原的热望便会一次又一次撞击饥渴的心灵。

然而，知易而行难。更何况，对于纯路痴且迷方向的我而言，远在两千公里之外的草原，犹如一颗灵犀相通的心，相距着千山万水，相隔着千秋万代。可望，却不可及。

忽然就有机会去看草原了！一场憧憬已久的约会得以成行，一次不敢想象的牵手骤然成真，那不期而遇的惊喜让我固执地以为是一场梦，悄然用指尖掐了皮肤，痛，方信一切都是真的。

抵达目的地，像是突然念动了“芝麻开门”的咒语，草原“呼啦”一声在我眼前打开了！

草原的组合是至美的，恍若没有一丝瑕疵。仰望天空，怎一个蓝字了得？如温润的宝石，平滑的绸缎，蓝得纯净，蓝得熨帖，蓝得动人。云朵很大，多而平整，如棉花糖

般洁白松软，又如列队的绵羊悠然而行。平视前方，溢满阳光的草地满满填注着油画般的色彩，像一幅巧夺天工的美丽挂毯，畅快地铺陈开去。黄、白、蓝、粉各色小花点缀其间，风起时缓缓起舞，宛如一群窈窕淑女，摇曳生姿；马牛羊们不时摇着尾巴，品尝着绿色的美味，间或相互蹭蹭头，毫不掩饰彼此的亲热。放眼远眺，白色的蒙古包零星地散落在草地上，如绿海中的白帆。成堆的草垛在风中炫耀着自己的丰硕。椭圆的湖泊像一面银白色的镜子，平静而明亮。秋水长天兀自牵着两岸的草绿，温婉地向远方迤迤而去。

虽然早已过了观云做梦、聆风吟诗的青涩岁月，可面对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莽阔，我还是忍不住千分动情，万般狂喜。在这里，视觉如此舒展，可以用清澈眼神去看一草一羊的闲散，用空灵的心去装一天一地的悠远。

草原是浪漫的，它有着让人百听不厌的传说。比如，呼伦贝尔湖泊，这个充满水柔情的名字缘自蒙古部落的一对情侣。为了驱走妖魔，挽救草原，呼伦化成了呼伦湖，淹没了妖魔的兵将；贝尔杀死了妖

妮家去了管啥用！再说，还有七十多岁的奶奶呢！

奶奶半身不遂。二妮正好能给大娘当个下手照料奶奶。她能为奶奶烧锅、晒被、梳头……

闲下来的时候，二妮就想起了爷，想起了那场雨，想起了那该死的玉米秸！二妮的眼泪就不听话地流了下来。自从爸妈去珠海打工，三年来，二妮和铁蛋就跟爷奶一个锅。爷、奶就变成了“爸”“妈”。有别人家的孩子欺负了铁蛋，铁蛋的哭诉由起初的“妈呀”不知从哪一天起改成了“爷呀”。

三伏天不上学的时候，下午后半晌二妮就领着弟弟去爷家地里干活。爷已在地里了。可能是人家在大树底下睡觉、打扑克的时候爷就来了吧！要不，爷怎能薅草薅了一个来回了呢？

爷，看你热哩！妮说。不热呀。爷说。

歇会儿吧，爷！二妮看见爷的脊背又黑又亮，又黑又亮的脊背上滚动着很多很多水珠，水珠很快便成了条条小水沟沟。二妮想起了“锄禾日当午……”的诗句来。

爷说，多干活，庄稼才能长好，才能多换钱，才能买大彩电。姐弟俩一边干活一边听爷这样说。

二妮正上初一。二妮搞不清楚最近一段时间自己的成绩为啥一直下滑，上课时老走神，不用说上自习了。她曾努力地克制自己，但是总是管不住自己的思绪：大雨，玉米秸，拉着响笛的救护车，姑的眼泪……

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有人喊她：二妮！二妮！仔细听听，噢，是妈！真的是妈！爸妈回来了！拖的背的提的大包小包。

闲下来的时候，妈给她梳头。二妮喃喃地给妈讲着这大半年来家里、村里所发生的事。当然，还有自己的事。讲着讲着，二妮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是高兴的吗？她从厕所出来的时候，妈却不见了……她急了。她找她喊，带着哭声喊：妈，妈！妈！

她翻了翻身，掖一下被角。她努力地捕捉刚才那美好的碎片。泪，不管它，叫它随便流吧！

上自习的时候，二妮在日记本里写下了大大的字：孤独。写罢，她又觉得不好，还有同伴呢，还有弟弟呢，还有爷奶呢……二妮的鼻子就又酸酸的。

二妮和铁蛋在通往镇火车站的大路上走着。他们离火车站还有一里多地，已听到几声火车的鸣叫。

先给爸说，明天天一明叫爸妈赶紧去县医院，自己也去……二妮想。

矣，英雄的脚步已渐行渐远，化作了滚滚长江东逝水。

更有人说，草原是适宜种植诗歌的地方，尤其黄昏，有着非凡的婉约。当暮色降临，静静立于秋水之滨，西望，浑圆饱满的夕阳正带着几分眷恋之情，缓缓向黛色群峦走去。顽皮的风儿不小心打翻了太阳的玫红色盘，顿时光泽四溢，瞬间将天空中一团团、一片片浅灰色的晚云涂染得鲜亮如锦，飘逸似梦。恰逢牛群踏河而过，一河净水如千点碎银涌波，时明时暗，忽圆忽碎，以特有的温情把个黄昏书写得意蕴深长，文采斐然，任谁读起来，都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人的一生要停靠多少个心灵驿站？我无法解答，但草原肯定是我的又一心灵驿站。在这里，可以放慢匆忙的脚步，可以享受驰骋的激情，可以与蓝天对视，可以与小草细语，更重要的是，她以特有的质朴和纯净，时时温暖世人或冰冷或颓废的心。

或许，草原是遥远的，遥远得像一个远古的故事，但到过草原之后，当奶茶始终在口中生香，马奶酒依旧在血液里流淌，蒙古长调在思绪里荡漾，草原风情氤氲周身百转千回，我蓦然惊觉，草原分明是亲近的，一如触手可及的怀抱。纵然，此刻站在千里之外，当我的目光眺望草原的时候，她分明就在我心中，仿佛从来没有分开过。